

一重帘的世界

——浅析《花间集》中的“帘”意象

袁天芬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花间集》标志着文人词的成熟,其词多为男女相思、闺中幽怨的艳情之作。感情的抒发离不开环境的刻画,《花间集》在描摹抒情主人公时总是伴随着对其所居闺室的刻画,其中“帘”就是一个重要的意象。“帘”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阻隔,更是古代女子幽闭生活环境的表征。“帘”与女子密不可分,不仅成为闺房的陈设,更成为了一种心理上的存在。

【关键词】《花间集》;帘;女子;遮蔽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1)01-0023-03

《花间集》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词的总集,收录十八家五百首词,内容上纤丽婉弱、华美旖旎。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说:“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这表明了《花间集》以男女相思、闺中幽怨、伤离惜别为内容。而其男女相思、闺中幽怨之作,不仅写其情,更描其境,对人物所处的环境作了细致的勾勒,特别是对闺房环境的描绘,而帘子就是一个重点。据统计,《花间集》中,直接点明的“帘”意象就大约出现了一百多次。“帘”是古代女子闺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反映了女子的生存环境,更透露其情感世界。

一 帘幕之下女子的生存环境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簾,堂簾也。……在上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为之,四合象宫室曰幄。帘者,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尘。幄帘皆以缯为之。然则簾施于次以蔽旁。簾施于堂之前,以隔风日而通明。簾以布为之故从巾。簾析竹缕为之,故其字从竹。其用殊,其地殊,其质殊。……”帘是以竹、布等制成的遮蔽门窗的用具,是居室中悬挂以隔风热、挡尘土,透光透亮的陈设。《花间集》中对帘的描绘正体现了古代居室的这一特色。

张泌《浣溪沙》(其五)“翡翠屏开绣幄红。谢娥无力晓妆慵。锦帷鸳被宿香浓。微雨小庭春寂寞,燕子莺语隔帘栊。杏花凝恨倚东风”。可以看出“谢娥”即女主人公所处的居室是庭院格局的:“微雨小庭春寂寞”,庭院之中种满了花草,所以她看到“杏花凝恨倚东风”。居室有带帘子的窗栊,因此听见黄莺的叫声而知道其存在。居室之中有“翡翠屏”、“绣幄”,妆台,床以及床上的锦帷(锦制的帷

帐)鸳被。这是一个典型的闺房布局。一般古代居室内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用品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硬件的家具,如床、榻、桌、椅;一类是日常生活用品,如被褥枕帐等。像“帘”这种起遮蔽作用的陈设就有多种:帷帐,张挂在床上,通常用布、纱、绫罗等织成,起遮蔽、御寒作用,也建构了室内活动的私密性,如温庭筠《归国遥》(其二)“锦帐绣帷斜掩”。帷也有张挂在屋内厅堂中用以区别内外使男女遮隔,也起铺设作用。或者张挂在楹柱间,从室内的上部下垂,长可及地,也是起空间上的隔断作用。如韦庄《归国遥》(其二)“罗幕绣帷鸳被,旧欢如梦里”。屏,即屏风。通常以竹、木为架,以纸、绢作屏面,上绘图画或书写格言、语录等文字。高贵的也有用云母、琉璃、水晶、金银等作材料的,装饰镶嵌都很美观。而在闺房中的屏,还放置在床的对面,将床与其它空间隔绝开来。如韦庄《荷叶杯》“闲掩翠屏金凤。残梦。罗幕画堂空”;温庭筠《酒泉子》“掩银屏、垂翠箔。度春宵”。

而“帘”,主要用于门和窗上,一般用布帛、竹、草及丝织物制成,色彩以红绿为主。诗人通常以“朱帘”“翠帘”称之。《花间集》中出现的帘有门帘,如薛昭蕴《谒金门》“睡觉水晶帘未卷。檐前双语燕”;车帘,如张泌《浣溪沙》“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窗帘,如温庭筠《定西番》(其二)“海燕欲飞调羽,萱草绿、杏花香。隔帘栊”。这其中,又以写门帘的居多。在帘的质地上,有水晶帘,如张泌《南歌子》(其一)“画堂开处远风凉。高卷水晶帘额、衬斜阳”;有真珠帘,如毛文锡《恋情深》“真珠帘下晓光侵。莺语隔琼林”;有画帘,如温庭筠《思帝乡》“罗袖画帘肠断、卓香车”等等。这些精致的帘幕,充分展现出了女子闺阁的

收稿日期:2010-11-24

作者简介:袁天芬(1986-),女,四川越西人,西南大学文学院2009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诗词学。

秀巧华美,透露出物质生活境况的优越。然而,这一层层帘幕——车帘、门帘、窗帘,包括屏风、帐帷,都指向了一种作用——隔绝,它们挡在了女子可以与外界直接接触的每一个地方——门、车、窗。这正是古代家庭伦理道德中所强调的内外之别的体现。女子是指向家庭内部的,是“内人”,不宜抛头露面;男子是指向家庭外部的,是“官人”。社会角色的差异形成了生存环境的差异,女子是属于深房内院的。所以,《花间集》里内院之中、层层帘幕之下的女子所体会到的周围环境是“空”的、“深”的。如鹿虔《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绮窗愁对秋空”;毛熙震《女冠子》(其二)“闷来深院里、闲步落花傍”;毛熙震《后庭花》(其三)“春残日暖莺娇懒。满庭花片。怎不教人长相见。画堂深院”。有着精致华美摆设的“画堂”,有着琳琅花草的庭院,在物理上应该是满的、塞得、充足的,但饱受相思之苦的闺人的精神世界是空的、虚的:韦庄《应天长》“画帘垂、金风舞。寂寞绣屏香一炷”,温庭筠《番女怨》(其二)“画楼离恨锦屏空。杏花红”。所以,她们所观照到的外部世界就是“空”的、“虚”的。而居室环境本身的深和蔽——重门深院,更加深了精神世界的空和虚,这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映衬的。

二 透过帘感知的世界

“帘”的存在,隔开了闺人与外界的直接交流,她们少有揭开帘子走入外界的时候,更多的是透过帘子观察外面的世界、感知生活。

首先,帘子在一天中的“卷”与“垂”意味着时间的流逝。李珣《临江仙》(其二):“莺报帘前暖日红。玉炉残麝犹浓。起来闺思尚疏慵。强整娇姿临宝镜、小池一朵芙蓉。旧欢无处再寻踪。更堪回顾、屏画九疑峰。”帘外莺语报晓,闺人慵懒地起床化妆梳洗,纵然是美得宛若芙蓉,可惜悦己者不在眼前。无所寄托的日子是难熬的,所以闺人显得“疏慵”。又如温庭筠《南歌子》(其二)“似带入柳丝、团酥握雪花。帘卷玉钩斜。九衢尘欲暮、逐香车”。闺人终日望尽楼前的路,却不见思人归来,只有将双眼空逐远驰的香车,直到日暮。当黄昏来临,卷起的帘幕又将垂下,闺人又陷入沉沉的相思之中。如张泌《浣溪沙》(其六)“枕障熏炉隔绣帷。二年终日两相思。杏花明月始应知。天上人间何处去。旧欢新梦觉来时。黄昏微雨画帘垂”;孙光宪《更漏子》“听寒更、闻远雁。半夜萧娘深院。肩绣户、下珠帘。满庭喷玉蟾。人语静。香闺冷。红幕半垂清影。云雨态、蕙兰心。此情红海深”。每

一个白昼和夜晚,对于寂寞相思的闺人来说,心理时间过得是极其缓慢的,度日如年。但是时间流逝是无情的,客观上来说它快于闺人的心理时间。这种时差的矛盾,正体现了闺人心理的纠结。在一天天帘幕的卷垂中,煎熬的不只是闺人的心情,还有那如花的生命。孙光宪《浣溪沙》(其三)“花渐凋疏不耐风。画帘垂地晚堂空。堕阶紫萼舞愁红。腻粉半沾金靥子、残香犹暖绣熏笼。蕙心无处与人同”,飘零的花瓣,犹如一日日等待中枯萎的闺人的青春,满腹幽事的心灵无人感知。

其次,帘外灵动的生命反衬着闺人死寂的生活。毛熙震《清平乐》“春光欲暮。寂寞闲庭户。粉蝶双双穿槛舞。帘卷晚天疏雨。含愁独倚闺帷。玉炉烟断香微。正是销魂时节、东风满树花飞”。春光本该是明媚的,它象征着温暖和朝气;满树繁花本该是富丽的,它象征着青春和美丽。但是对“寂寞闲庭户”中的闺人来说,无人问津的春光是销魂的,因此疏雨中她看到了春光欲暮的残败。擦着帘幕穿槛飞舞的粉蝶却是双双对对、嬉戏热闹,这更反衬了闺人的寂寞,帘里帘外都只有一人独饮相思。又如张泌《浣溪沙》(其五)“微雨小庭春寂寞、燕飞莺语隔帘栊,杏花凝恨倚东风”,同样是融春时节,却也只注意到了雨中的落败。同样是帘外的燕声莺语,却只反衬着闺人的孤独,所以在她看来可爱的杏花也凝着恨。但杏花也有东风可倚,闺人却什么都没有。像这样用帘外双双对对的动物、亭亭美美的春光来反衬闺人的孤寂的还有很多。如顾夘《玉楼春》“惆怅少年游冶去、枕上两蛾攒细绿。晓莺帘外语花枝、背帐犹残红蜡烛”;欧阳炯《献衷心》“情未已、信曾通。满衣犹自染檀空。恨不如双燕、飞舞帘栊。春欲暮、残絮尽、柳条空”。成双的燕蝶正是闺人所羡慕的,有情的燕蝶凸显了闺人等情的人生。

不仅是帘外有生命的世界反衬着闺人无生命的等待与相思,就是那些绣在帘上的无生命物体也显出了闺人的寂寞。顾夘《虞美人》“晓莺啼破相思梦。帘卷金泥风。宿妆犹在酒醒初。翠翘慵整倚云屏。转娉婷。”孙光宪《虞美人》(其二)“好风微揭帘旌起。金翼鸾相倚。翠檐愁听乳禽声。此时春态暗关情。独难平。”……这些绣在帘上的“金凤金鸾”象征着吉祥如意、龙凤呈祥的美好,它们随着被风卷起的帘子而飞舞,灵动而可爱。但是,闺人的相思寂寞却让它们显得空洞虚无,美好的寓意是对单调乏味的现实境况的讽刺,帷幕上所绣之物竟也是成双成对的:“金带枕。宫锦。凤凰帷。柳弱蝶交飞。依

依”，而人却是孤凤独鸣。(温庭筠《诉衷情》)

处在一帘之内、空房之中的闺人，只是在一方小小的天地之中，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样的事情。慵懒梳妆：张泌《浣溪沙》(其五)“翡翠屏开绣幄红。谢娥无力晓妆慵”，牛峤《菩萨蛮》“风帘燕舞莺啼柳。妆台约鬓低纤手。钗重鬓盘珊。一枝红牡丹”；倚屏沉思：魏承班《木兰花》“小芙蓉，香旖旎。碧玉堂深情似水。闭宝匣、掩金铺、倚屏掩袖愁如醉”，鹿虔《临江仙》(其二)“一自玉郎游冶去、莲凋月惨仪形。暮天微雨洒闲庭。手捋裙带、无语倚云屏”；闷来小睡：温庭筠《荷叶杯》“闲掩翠屏金凤。残梦。罗幕画堂空”，张泌《柳枝》“倚着云屏新睡觉、思梦笑、红腮隐出枕函花。有些些”。这些无所寄托的活动皆因相思而起，正是相思颀望中闺人寂寞的写照，也反过来加深了女子的寂寞。无语的帘子就像一个个沉默者，静静地见证着这一切。

三 “帘”之于闺中女子

正如《花间集》中所反映的，一重重帘幕将女子分隔在了深庭内院之中，它是封建礼教男女之别、内外之别的显性标志。同时也将女子的生存置于男子的依附之下，“愁坐对云屏。算归程”(毛文锡《诉衷情》)就是社会对闺人的要求和她们在当时的生命意义。帘所隔成的幽闭空间，为女子提供了一个无风雨之忧的生存空间，却也让她们的精神住进

了“金漆鸟笼”——困顿而幽闭。“帘”与女子如影随形，正是她们生存境况的体现。据载，唐武则天时代，一日召张嘉贞入朝，武则天垂帘相问。张嘉贞欲见武则天容颜，以“咫尺天颜，犹隔云雾”为由恳切上言，武则天特为之撤去帘子。即使是贵为天尊的武则天也都与人隔帘相见，她有足够大的权力揭开帘子，但她没有。可见，“帘”的阻隔作用已经不仅仅是物理上的了，千百年来它已经化为女子内在的自觉应从。清朝末期，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也是一个明证。揭开一重帘子是容易的，揭开一种心灵的束缚却是不易的，

然而，《花间集》毕竟反映的是“绮筵公子，绣幌佳人”的相思离别，其中的富贵之气并不能代表下层民众的生活境况。生活的窘迫不允许下层民众有如此纤秾的情思，也不会仅仅让女子呆在绣阁之中终日无所事事。所谓“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生活的稳定为礼制的遵从提供了物质基础。在一定意义上，不得不说对礼制的遵从程度是与生活的稳定程度成正比的。所以，《花间集》中所描绘的“帘”对于女子来说是生活安稳的标志，但也带来了她们精神世界随所思之人而来的流浪。因此，“帘”的遮蔽对于闺中女子来说是一个矛盾体，是社会对女子保护的体现，也是对女子压迫的体现。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五代]赵崇祚.花间集校[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 [2]李谊.花间集注释[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 [3]李泽厚.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 [4]徐连达.唐朝文化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 [5]王定璋.词苑奇葩《花间集》[M].成都:巴蜀书社,2006.

Curtain Quiet Dream

——The Curtain in “Huajian Collection”

YUAN Tian-fe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Huajian Collection” symbolizes the writer's word maturity and its words manily perform lovesickness and bitterness of the male and female. The expression of sentiment cannot leave portraying environment, thus “Hua-jian Collection” always expresses feelings of the leading character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women's bedrooms. Among it, “the curtain” is an important image. The “curtain” is not only an impediment in the physical space, but a symbol of ancient female confining living conditions. The “curtain” is inseparable with the female, becoming not only the boudoir arrangement but one kind of psychological existence.

Key words: “Huajian Collection”; Curtain; Female; Camouflage

(责任编辑:张俊之)